



沃嗣玮： 做好杨梅醋 带动更多梅农 走上致富路

通讯员 叶晶晶 周蓉
记者 厉晓杭

“您放心，两瓶装的杨梅醋已经发货了，明天下午就会寄到！”这几日，北仑区柴桥街道洪丞村村民沃嗣玮分外忙碌，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打来电话询问发货情况。

放下电话后，沃嗣玮走进了杨梅醋制作工坊，解开密封保护膜后，闻了闻香气，又尝了尝味道。“我每天都会检查杨梅醋的发酵程度，口感会发生细微的变化，越醇越好喝！杨梅醋的花青素含量较高，能延缓血管细胞的衰老，保持血管的弹性，也可以提高睡眠质量，适合于神经衰弱以及失眠的人群。”沃嗣玮一边查看一边说道。

杨梅在业内被称之为“短腿水果”，鲜果保质期短，必须即摘即售。每年都会有大量鲜果杨梅采摘不及时导致落果而产生浪费。今年的梅雨季，雨水格外多，单靠零售，附近梅农的收成都不是太好。而洪丞村杨梅醋制作工坊解了梅农的燃眉之急，沃嗣玮从柴桥后所梅农那边收购了8000公斤的杨梅，惠及80多户梅农。

在沃嗣玮的制作工坊，笔者看到了20多个大醋缸，里面是今年刚从附近梅农家里收来的正在发酵的杨梅。为了从源头保障质量，沃嗣玮一家人只收购没有打农药的精品杨梅。收购杨梅后，沃嗣玮一颗颗挑选，只留下颗粒大、无损伤的杨梅。去年杨梅季，外地的梅农曾找沃嗣玮打电话，收购价只要两元一斤，和本地杨梅的收购价相差数倍。沃嗣玮经过实地考察发现，那边的杨梅虽然价格便宜，但口感偏酸，还打了农药，便果断放弃了合作。

“我们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制作杨梅醋，先把精选的杨梅放到缸中，经过自然发酵，大概5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喝了。当然，从时间上来说，越长越好，口感差别会很大。杨梅醋不可以加水，碰到水后，口感会酸涩，要加以加高粱酒。”沃嗣玮详细介绍了杨梅醋的制作过程，他说，关键在于不加添加剂，纯天然酿造。杨梅醋比较“娇贵”，它怕热，所以三伏天里，酿造杨梅醋的工坊里24小时开着空调。

说起酿造杨梅醋的初衷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沃嗣玮是从2018年开始制作杨梅醋的，当时还是在表哥的远程指导下尝试的。沃嗣玮表哥名叫陈雷应，定居在美国旧金山。原本这个项目计划在福建落地，但漂泊海外的沃嗣玮一直心系家乡，坚持要放到家乡柴桥来做。他指出，柴桥后所村的杨梅口感更糯、水分更足，做出的杨梅醋也会更好喝。

刚开始制作的时候，沃嗣玮工作比较忙，老父亲对杨梅醋这个新产业又不了解，于是他的爱人徐远莉挑起了重担，精心“伺候”这几缸杨梅醋，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点成果。2018年，沃嗣玮只制作了二三十公斤的杨梅醋，但今年产量超过2000公斤。

产品一部分发到海南大学供课题研究，一部分发货给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的客商。“家乡的杨梅这么好吃，上市季节却这么短，深加工可以延长杨梅的价值链，也能增加家乡梅农的收入。我们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尽微薄之力，也希望这个项目做大了之后，能让更多的梅农从中受惠，日子越过越好！”远在旧金山的陈雷应说道。

笔者了解到，沃嗣玮是北仑第一个杨梅醋制作者，目前正在配合海南大学研发杨梅醋的后期应用。“其实杨梅深加工产业潜力巨大，既可以做果醋，也可以做酒，还可以做酵素，最后的残渣又可以作为有机肥被再次循环利用。”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罗杰如是说。

在海南大学的技术支撑下，沃嗣玮对延伸杨梅产业链信心满满，也希望有更多的梅农加入这个行列，共同做大做好杨梅深加工产业，走上致富路。



制作杨梅醋。
(叶晶晶 厉晓杭 摄)

厨余垃圾变“宝贝”， 居民门前日日清

上午10时，“天歌物业”保洁员周全春驾驶小三轮，沿着镇上的振兴路、育才路、下银河路一线，开始当天第二次的垃圾收运。这条线路上有400余户住户、企业，其中一大半是店铺。“早中晚要倒三次，平均每次下来2小时。”老周说，早上那次量最多，很多是沿街的商业店产生的，能装满五六桶，需要及时清理干净。

今年5月起，“两收法”从农村延伸到镇区，镇上30余个固定点位的120多个大垃圾桶都撤了，共设置了两条线路，配置4名工人上门收运垃圾，贯穿整个镇区。“天歌物业”袁村片负责人庄国说，3个月下来，镇区厨余垃圾收集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三成，“说明老百姓分类越来越细致，混投比例明显下降”。

振兴路上“荣儿造型”店主殷小波说，以前垃圾桶放在路口，夏天一出门就闻到臭味，现在改上门收集垃圾，“街道上臭味没有了，蚊虫也少了很多”。

垃圾分一分，文明大进步。而在袁村，“两收法”还给农户带来大实惠。在千年古村马头村，4名保洁员承担全村700多户人家的垃圾清运、处理工作。村外的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站里，工人把几大桶厨余垃圾投入机器，一摞电钮，机器轰隆隆地运转起来。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勇告诉笔者，村里平均每天收集900公斤生活垃圾，其中300余公斤是厨余垃圾，就地处理，做成有机肥。“这可是改良土壤、给果树施肥的‘宝贝’，免费分给村民，大伙抢着要呢。”王小勇说，以往春天时，村民将大量笋壳随手扔在田里，现在都及时清运、处理掉了，有力促进了村容村貌改善。

基层治理创新

记者手记

为花小钱办实事点赞

“垃圾怎么丢”，反映的不仅是对待资源态度的变化，更是国家对发展循环经济、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视。

宁波是全国首批46个推进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。在这场垃圾分类的“持久战”中，眼下迫切需要解决从源头分类做起，提高垃圾分类的精准度这一难题，形成长效机制，推动群众习惯养成。

采访中，袁村镇从实际出发，花小钱办实事的“两收法”策略，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全镇撤掉所有500多个固定点位垃圾桶，上门收运、“以桶换桶”，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等做法，看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更与某些城市社区智能化设施等“高大上”的创新举措挨不上边，但正是这种“面对面”服务的“笨办法”，充分借力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，把垃圾分类“一对一”指导落实到每家每户，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、支持，值得点赞。

实行生活垃圾分类，需要老成谋国，更与某些城市社区智能化设施等“高大上”的创新举措挨不上边，但正是这种“面对面”服务的“笨办法”，充分借力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，把垃圾分类“一对一”指导落实到每家每户，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、支持，值得点赞。

实行生活垃圾分类，需要老成谋国，更与某些城市社区智能化设施等“高大上”的创新举措挨不上边，但正是这种“面对面”服务的“笨办法”，充分借力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，把垃圾分类“一对一”指导落实到每家每户，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、支持，值得点赞。

(余建文)

花小钱办实事 奉化裘村「撤桶」背后的妙招



“天歌物业”工作人员在裘村镇街头收运垃圾。(余建文 摄)

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玉姝

7月30日，市农业农村局公布了2020年第一批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、农村环境卫生“四色”榜单。根据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评测结果，奉化区裘村镇表现尤为抢眼：在全市受检测的113个乡镇（街道）的153个建制村中，裘村镇的陶家村、裘四村两个村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综合排名中，还位居第一名和第四名。陶家村还位居农村环境卫生榜单第十。

盛夏时节的裘村，镇区街道整洁、田野阡陌纵横、村舍庭院鲜花点缀。到镇、村走了一遍，笔者发现了一个“怪”现象：从镇区到农村，沿路看不到一只垃圾桶。镇党委书记袁尧辉道出原委，今年，镇里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“两收法”，把原本固定的垃圾桶都撤掉了，成为全宁波唯一没有垃圾桶的镇，村镇更美了。

没有垃圾桶，群众去哪里倒垃圾？生活垃圾又如何分类，怎样清运、处理？笔者走进农村、镇区，破解裘村“撤桶”背后的垃圾分类“密码”。

“小喇叭”上门收垃圾，实时分类督导

下午2时多，宁静的石盆村响起悦耳的音乐声，周吉平师傅驾驶着电动小三轮，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收垃圾。

今年59岁的周吉平是村里的垃圾收运员，负责上石盆区域近300户村民的生活垃圾收集工作。小三轮经过改装，能放4只垃圾桶，3只装一般生活垃圾，1只装厨余垃圾。每户村民的家门口放着两只小桶，老周一路过去，来到每家村民的门前，按照类别，把村民的垃圾倒入车上的大桶里。

老周每天早晚各一次收集垃圾，跑完一趟要3个来钟头，行程10多公里。夏天的时候，周吉平早上不到6时就开始工作，中午休息一下，下午2时多接着忙第二场，风雨无阻。周吉平说，他同时也是垃圾分类督导员，“倒垃圾时我要看一眼，看到有分得不对的，当面指出来。大家一个村的，人面熟，也好说话。”



石盆村保洁员周吉平挨家挨户收运垃圾。

石盆村有500多户村民，配备两名垃圾收运员。村党支部书记周达军告诉笔者，2018年夏天，镇里实施垃圾分类，村里设了10来个垃圾投放点，50只大垃圾桶，由村干部、党员志愿者负责桶边督导。可实施一段时间后，发现难以推进：一是垃圾桶设点难，毕竟气味较大，点位离村民家近不行，离得太偏又不方便投放；二是督导人手有限，干部不可能24小时在垃圾桶边盯着，“一旦没人守着，混投现象立即增多”。

思而后，石盆村大胆革新，在2018年10月把固定的垃圾投放点位全部撤掉，改由人工上门收运，边收运边督导。收来的一般生活垃圾，统一运到镇里的收集点，而厨余垃圾就地处理做成肥料，即所谓的“两收法”。“很快，村民接受了新办法，垃圾分类正确率在90%以上，效果很明显。”周达军说，尽管村里为此每年要支付两名收运员6万余元的工资，但综合算下来，这笔投资还是划算的。

“两收法”覆盖全镇， 网格化推进垃圾分类

今年年初，袁村镇出台新的垃圾分类实施办法，将石盆村的经验在全镇推广，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“两收法”，统一上门收运，分类处理。

袁村镇行政执法中心副主任吕辉告诉笔者，袁村是个小镇，在册人口2.6万余人，面积89平方公里，有18个建制村，镇上仅有的两个居民小区，住户总共不到300户。“袁村这样的农村乡镇，不可能像城市一样，以社区为单位开展集中式的垃圾分类活动，更没有财力添置智能垃圾分类箱等设施，只能因势利导，另辟蹊径。”

在农村地区，袁村镇按照村庄的大小，基本上每300户配备一名垃圾收运员兼分类督导员，早晚两次收运。而在镇区，四条主干道沿街各店铺、单位的垃圾收集委托给当地的天歌物业公司，每天早、中、晚三次收运，确保垃圾日日清，不留死角。

“所有收运的垃圾，厨余垃圾就地处置，做成肥料，其他的生

活垃圾集中后，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，把可再生的挑拣出来，剩下的进垃圾填埋场，有害垃圾按规定处理。”吕辉说，各村还广泛发动干部和志愿者，配好劝导员、网格员、巡查员“三员”，以网格化方式推进垃圾分类的宣传和督导工作。每名村干部联系五六十户村民，并通过社会组织对接团队资源，“一对一”开展指导。

据悉，自去年以来，袁村镇先后投入资金近280万元，建成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站3个、18个垃圾中转站和20个分类亭，购置分类垃圾桶150个，实现“以桶换桶”收运，切实抓好前端垃圾分类准确化、中端收集运输规范化、末端处理设施标准化三个关键环节。“目前，全镇44名专职人员负责垃圾收运，共撤掉120余个固定点位上的500多个垃圾桶，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。”吕辉说，镇里每年支付垃圾收运员工资200多万元，但能实实在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，从投入和实际效果看，性价比蛮高的。

刘瑜：驻守山区水库15年的“螺丝钉”



刘瑜正在监控水库水情。

(张毅 沈孙晖 摄)

记者 沈孙晖
通讯员 张瑶瑶 张毅
实习生 方容儿

象山上张水库位于西周镇上张村山坳里，是全县五大饮用水水库之一。站在水库大坝上放眼眺望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有着天然去雕饰的秀美。39岁的刘瑜

的风、湖中泛起的涟漪、林间休憩的鸟、草丛跃起的蚂蚱，皆是她的玩伴。

在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下，有着“水库情节”的刘瑜大学选择了水利水电专业。2001年毕业后，她在泗洲头镇做了5年海塘管理员，“海塘管理复杂繁琐，这为我之后从事水库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”

2006年，刘瑜经事业单位招考，进入仓吞水库管理处工作。一家三代驻守过同一座水库，这段缘分对她来说妙不可言。其间，刘瑜两次被评为县水利系统先进个人，并荣获县十佳“最美水利人”称号。

由于工作出色，前年刘瑜被调至上张水库管理处担任负责人。“库区集雨面积35.7平方公里、坝顶高程40米、坝长410米、总库容2362万立方米、正常库容1817万立方米、设计年平均供水量1790万立方米……”关于上张水库的“家底”，她了然于心。

据悉，象山50%以上的居民用水来源于上张水库。为保护水源地环境和供水安全，刘瑜带队

加强库区巡查，对水库的水质进行检测。夏季蚊虫滋生，刘瑜和队员们每次巡查都被叮得满身包，有时还与毒蛇不期而遇，手脚被岩石擦伤、草木割伤更是常态。

早些年因历史遗留问题，有村民在水库范围内种植了猕猴桃。刘瑜积极联合有关部门、镇里与涉事人多沟通，要求恢复土地原状。但对方态度强硬，甚至以性命作威胁。刘瑜没有放弃，一次次与村民深入沟通，耐心讲政策，协商解决。去年，这个问题终于圆满解决。

上张水库水域开阔，风景优美，且处在镇域山水文明线上，成了许多人的休闲打卡路。“有垂钓者瞄上了水库里的鱼，但自身有安全隐患，而且易造成水质污染，破坏生态平衡。”刘瑜说，更有甚者还在库区内烧烤，给水源保护工作带来很大难度。

虽然队员们白天经常巡查，但一些垂钓者打起了“游击战”，改为晚上来钓鱼。为此，刘瑜加大晚上执勤力度，有时带队连续几晚蹲守库区，发现有人钓鱼便

及时劝阻，并进行警示教育。

每逢台风等恶劣天气，便是刘瑜和同事们最紧张、最忙碌的时候。他们一直守在水库边，每隔二三十分钟就要查看水位并汇报，随时准备抢险应急。

去年8月和9月，“利奇马”“米娜”台风相继来袭，强降雨使得水库水位暴涨，一度超汛限值1.3米，水库进入全面应急备战状态。刘瑜在统筹抓好水库防洪抗台工作的同时，夜以继日与镇里保持着水雨情与调度信息的沟通，为下游防洪避险做好重要决策参考。她放心不下执勤点的安保人员，冒着狂风暴雨穿梭在水库沿线各部位实地查看，及时掌握一线情况。

不畏烈日风雨，头顶夜色霜华。刘瑜说，她要像一颗钉在水库上的“螺丝钉”，用心守护水库，保一方平安。这是她作为一名“水利家族”后代的初心和情怀！



身边人
身边事